

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,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,与作者同样地活跃。不仅如此,它还像一个宝瓶,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。——弥尔顿



读思录

共产党人荡涤灵魂的伟力

——重读《我的前半生》

■陈慈林

爱新觉罗·溥仪先生逝世50多年后,《我的前半生》又一次走进了我的书斋。40年前初读此书时,青春年少,不谙世事,注定了我读不懂这样厚重的书。

经历了数十载风霜雨雪沧桑岁月,再重读此书,引起内心的震撼令自己都难以置信。掩卷之际,已多次悄悄抹去了眼角蕴含的泪水,溥仪先生用“心”写成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本书,令我感动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具有荡涤灵魂的伟力。

溥仪先生是世界上经历最独特的人之一,他3岁时登上中国最后一任皇帝宝座,成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象征。在位仅3年,他就被革命党人从龙椅上掀下,后又几度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,策动张勋等复辟,妄图夺回失去的宝座。最后竟然堕落到认贼作父,投入日

本侵略者的怀抱,成立伪满洲国,当了“康德”小皇帝还洋洋自得,使东三省同胞遭受凌辱、蹂躏,他的手上沾满了数千万东北人民的血泪,毫无疑问,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正义审判面前,溥仪是罪大恶极的,恶恶扬善,溥仪着实该杀。

况且,无论古今中外,伴随改朝换代的必然是惨绝人寰的腥风血雨,被推翻的统治者唯一结局只能是死亡,就连传说中浪漫、温文尔雅如法兰西这样的国度,巴士底狱被攻破后,法皇路易和家庭成员的归宿也只能是断头台。

但中国共产党人却用宽广胸怀和非凡气度,历时10年,在溥仪身上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奇迹:把一名封建帝王和历史罪人改造成了一名共和国合格公民。

1945年8月15日,当日本天皇被迫颁布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时,失去了利用价值的傀儡皇帝溥仪被一脚踢开,溥仪被出兵东

北的前苏联盟军逮捕。为了逃避祖国的惩罚,溥仪甚至向前苏联人贿赂珍宝献媚,以换取滞留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,带着对祖国和共产党人的恐惧、敌意和疑虑,被前苏联政府遣返的溥仪回到了曾经被他蹂躏多年的东北。当溥仪看到接收他的共产党人时,心里已经把自己判了死刑。

但溥仪面临的却是以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,他们开始了把溥仪从“鬼”改造成“人”的伟大实践。

有谁见过这样的监狱:年轻的看守们饿着肚子,却把不多的食物先供应战犯;对他们不打不骂、不侮辱人格、摆事实、讲道理,以理服人,允许思想反复,允许保留想法;有病还千方百计地给予治疗,甚至不惜动用珍贵的外汇去国外购买特效药。

更重要的是“治疗”思想,让战犯们“走”出监狱,“走进”普通

群众的生活。溥仪们亲眼目睹了东北人民的新生活,倾听了他们对当年饱受蹂躏的控诉和如今当家作主的自豪。

经过10年艰难的治病和治心,新中国改造了这个封建帝王、伪满洲国头号战犯。1959年12月4日获得人民政府特赦,溥仪从此获得了新生。

可以肯定,这本自传体的书是溥仪先生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,此次重印此书时,还向每位读者赠送了首次公开发表的溥仪先生1956年至1967年间的日记,日记记录了溥仪特赦前后真实心态的变化,雄辩地证明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伟大成就。

溥仪先生从“鬼”到人、从封建帝王到普通公民的变化,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一个奇迹,它再次证明了我党思想教育和改造的伟力,也引发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郑重思考。



一周一本电子书·浙江省职工书屋



人之所以是矛盾的,是因为常在暴风雨里渴望风平浪静,而在平凡日子里想要历经波澜。冬天也是矛盾的,不只是寒风猎猎,也常有默默温情。而在作者的笔下,生活总是有趣的,所以即使不刻意追求热烈,时时警惕平庸,他也能够自得其乐。他的笔下,写就的是实物,流淌的是幸福。希望你也能找到生活里不变的小幸福。



品读

《希区柯克悬念故事全集》：贪欲是最大的悬念



■李庆林

读《希区柯克悬念故事全集》里的109个悬念故事,跟着他的电影一样,你即便提前冲好一杯清茶或者咖啡,也无暇去喝。厚厚的682页文字,我一口气两天读完,深深叹服于这位悬念大师加心理大师。读完这些情节跌宕的小故事,立刻能让人清晰感受到:工业化时代以来,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,人性贪婪、荒谬、脆弱与疯狂的一面。故事中的人物悉数“心里有鬼”,继而鬼使神差地做出种种荒诞不经的蠢事。仔细思考后,可以从故事里洞悉,做出这些蠢事的诱因就是“贪欲”二字。因此,某种意义上,希区柯克在这些故事里不动声色地诠释了一个道理:人心向善,贪欲膨胀,就会害人又害己。也就是说,他营造的这些曲折悬念里,贪欲是真正的内因。

与那些诸如《群鸟》《西北偏北》《后窗》《美人计》《电话谋杀案》等经典电影不同的是,所有的悬念故事里,都有小品的韵味。《椰子糖》里芭芭拉小姐的妹妹遭遇当街杀戮,75岁的芭芭拉小姐悄然在案发现场捡到一张椰子糖的糖纸,她据此判断出

凶手爱吃椰子糖。又根据警方提供的对方脸部有W形疤痕,芭芭拉便开始在家自制椰子糖,并偷偷掺进砒霜。然后她以自己为诱饵,被此人当街抢劫,被抢的包中就有一包掺有砒霜的椰子糖……

全书中我最喜欢《黑帮老大》一文,海员哈迪夜间出行抢劫时,用刀捅死了一个衣着考究的老头,却在老头身上分文未得。他仓皇逃回家,女友劝他藏匿起来,并提醒他最好出海躲避一阵。而这个地区能帮他出海的人是赫赫有名的黑帮老大马克。哈迪几经周折,终于找到马克的家,马克的妻子却告诉他:几小时前,马克夜间外出时被当街意外杀死。哈迪一下傻了:自己捅死的正是马克!看完这故事,我笑了半天。

希区柯克在这些故事里把自己的观点藏起来,他不加任何评述,老练熟练地编织出一张一张悬念的网。这些悬念,这些陷阱与诱网,有时恰如眼前的人生,希区柯克只是放大大夸张了这些人心之贪、人心之欲。借助他提供的视角——那些图财害命、心怀叵测的人,在他的故事里大多自食其果,这不啻是一篇篇警世恒言: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!



悦读

《饲养栽培图鉴》：花鸟世界的幸福方程式



■邓勤

作家老舍爱花,也爱养花。他认为养花充满乐趣,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,有花有果,有香有色,既须劳动,又长见识。与养花类似,老舍也喜欢养猫,熟知猫的性格。譬如“猫要是高兴,能比谁都温柔可亲:用身子蹭你的腿,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,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,跳上桌来,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。”作家是个劳神费力的角色,老舍在写作之余养花逗猫,解开了花鸟世界的幸福方程式,生活可谓有滋有味。同时,这些花鸟虫鱼、鸡猫狗耗子之类的琐事,还成为了老舍写作取之不竭的素材,至今读来仍觉得生动有趣。

生活除了柴米油盐,也需要些风花雪月来点缀,这样我们的日子才不至于那么沉闷。诗人海子曾经在诗歌中郑重其事地言道: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喂马、劈柴,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……”可见所谓幸福并不是宝马香车之类的奢侈品,而是我们在喂马劈柴、耕种收获中享受劳动的乐趣。历朝历代的文人士之所以对桃源生活心向往之,就是因为桃源中人不为世事所累,他们按照四时节令饲养和栽培,从而找到了生命的真谛。

现代人居住在水泥森林的逼仄楼群中,整日为温饱生活而奔波,想要进入桃源世界根本不可能。但我们不妨退而求其次,譬如利用阳台养花种草,饲养小狗小猫等,在付出精力和劳动的同时,也可以缓解工作压力,收获一些情趣。不过,与动物和植物

为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,我们还是得做足功课,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应对自如。假如我们贸然从事,必定会使自己手忙脚乱。因此,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畅销书作家有泽重雄和日本佳代美合著的《饲养栽培图鉴》,这本书在日本畅销30年,销量超过百万册,堪称照顾宠物、种植花草的指南。

本书包括饲育和栽培两部分,介绍了各种常见的小动物和植物,如猫狗、昆虫、鸟类、鱼类、花草、蔬果、香料植物等,应有尽有。书中有动植物的基本习性,实用的饲养建议,可能会遇到的疑难问题,还搭配了大量可爱的原创插图,让阅读变得不再枯燥。从相遇开始,挑选、培养、成长到最后长眠,这一段与动植物相伴的过程中,所有会遇到的疑问、需要知道的常识、实用的方法与秘诀,书中都有详尽的说明。作者告诫我们,在开始前一定要想清楚,饲养与栽培不单只是为了从中获得乐趣,更重要的是要给动物、植物不离不弃的承诺,并且是要由自己肩负起责任,而非力不从心时推托给他人。

作者指出,在开始饲养与栽培之前,除了深入了解培育方法,对于动植物喜好何种环境、具有哪些性质,最好都要仔细查阅图鉴,有一番基本的认知,而这也是日后晋升为饲养栽培达人的最佳途径。以给宠物取名为例,作者建议可以根据宠物的毛色、来到家里的日期、性格、叫声等来取名。因为你会常常带它出去散步,难免有需要大声叫唤它的时候,所以不要取粗俗、叫不出口的名字。动物就和人一样,名字会跟随一辈子,请用满满的爱意给宠物取名。



新书快评

在追寻和重构中品咂多彩人生

——读格非《月落荒寺》

■刘小兵

日前上市的,以反映大都市知识分子生活图景和精神欲求的长篇小说《月落荒寺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),系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的最新力作。小说用绵密的叙事结构,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,玲珑而精致的场景描述,以一段充满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,勾勒出都市知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种种众生相。

小说以倒叙的方式,围绕着林宜生和白薇的一场情变,以其既简单又纷繁的社会关系为原点,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精神困惑,层层剥离解构,在展现其人生辉煌的同时,亦将其心灵的纠结和困顿,一一呈现。故事中的主角林宜生才华横溢,但命运却一再弄人。在大学本科时,林宜生学的是哲学,硕士阶段学的是西方哲学史。等他读了博士,因觉得康德和海德格尔毕竟不能“了生死”,

又重新回到过来研究老庄、王阳明和佛学。博士毕业后,他只身一人来到北京,在一所理工科大学教“马原”和“毛概”。由于教学方法独特,所授的两门课程,年年被学生评为“最受欢迎的课程”,他本人也被评为校级“优秀教师”。盛名之下,受益于市场经济和国学热,他频频受邀到各地讲课,收入与地位也与日攀升。然而,名利双收中,他却没有任何成就感,心里始终充满着虚无。此后,身患抑郁症的他与早有外遇的妻子和平分手,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也不服他的管教,而他新近结识的年轻女子楚云,更在其精神最为彷徨的时候,悄然离开了他,只留下一个寂寥的背影……

《月落荒寺》的高蹈之处在于,他不但写以林宜生为代表的都市知识分子光鲜的一面,也把沉甸甸的笔触,深入探及到他们精神无依和情感纠结的另一面。林宜生出众的智商,优渥的生活环境,本令人羡慕,可他不顾导师的一再挽

留,执意从南京到北京,只为躲避母亲的婆婆嘴、碎碎念。表面上看,是为了追求所谓人格独立,实则凸显出林宜生在为人处世上的一丝偏激。而这位深受学子爱戴的“优秀教师”,却教不好离经叛道的儿子,又是多么无奈。

书中的另一个重点,是围绕着林宜生与楚云的关系展开言说。经历了感情创痛的林宜生,经过四年的等待,终于在失落中找到了他和儿子的精神慰藉——楚云。就在林宜生的生活似乎在朝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前行时,楚云的身世之谜却逐渐显现,令林宜生困惑不解。终有一天,楚云失踪,再次让林宜生陷入到新的情感纠葛当中。格非通过林宜生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遇,其实意在强调这样一个生活逻辑:面对纷繁多变的人生,虽然人人都渴望在“追寻自我和重构自我”中找到足够的自信,但唯有真正懂得惜缘和坚守的人,才能找回那份初心,从而不被生活的激流所淹没。作为都市生活的一部分,父



阅读分享

不言之言,闻于雷鼓

——读余怒诗集《蜗牛》

■潘玉毅

阅读余怒老师的诗集《蜗牛》,套用网上流行的话说,真是“太难了”。它就好像一份加密文件,一个珍稀棋局,不是绝顶高手根本无法无法破解。

好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,可以慢慢地读、细细地品。读着读着,我忽然发现难只是意义理解层面的,在这个层面之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。即便读了很多时日,我依然不懂诗人究竟传达了什么,但当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经验同书中文字发生碰撞的时候,集子里的一些诗句总是不自觉地浮现于我的脑海,好像有过交集,又好像是因为别的什么,比如它道出了我心中想说而未曾说出的隐语。

当我们在特定的场景下,遇见某个人,发生某件事,心里有所触动,想要表达,却发现自己难以言说,就好比深秋时节,黄叶满地,我们徜徉其中,感觉很美,但在心中搜罗良久,发现那种美只能用“不可方物”来形容,根本说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美法。与之相似,阅读余怒的诗,读者也常有一种“力不从心”的感觉,无法说清楚诗人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,可内心却又仿佛被鞭炮炸响的黑夜,声音由此及彼,经久不息,有时还会与诗里的某个句子、某

个场景产生共鸣,将自己带入到诗句所营造的意境里去。

毫无疑问,余怒老师是诗歌界的探险家,是一个文学斗士,更是传统语言习惯里的逆行者,可能也是寻常人眼中的“异类”。一如《蜗牛》里所展示的那样,余怒的诗与我们常见的诗不同,像是被重新剪辑之前的《东邪西毒》,弱化了语言的表达,丰富了人的想象。此处或有一比,如果你在黑板上画一个圆,给它定性为西瓜,那它只能是西瓜,如果不加以定性的话,它可以有很多种可能,可以是轮胎,可以是皮球,可以是太阳,也可以是十五的月亮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读余怒的诗,很多人都是占了“不求甚解”的便宜,虽然心里头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,猫爪挠心似的,可当我们将目光锁定那些“费解”的文句,用心体会,慢慢地就会觉得有意思起来。

很多评论家称余怒的诗“藐视了规则”,然而换个角度想想,这未尝不是对自然之序的尊重。从哲学上来说,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。余怒的主张和坚守符合这一规律。

在文本之外晃荡了许久,回到《蜗牛》,“存在”一词被多次提及。思维、光照、动物、人……诗人没有写这些被描述的对象因何存在,而是直言他们存在的状

态。也就是说,这里的存在是一种客观,至于意义,诗人并没有作为人为的阐释,而是放任读者自己去体会。

也许有人会说,我不是你肚里的蛔虫,又怎知你心里的秘密?但读者要从诗里获取的也不是作者的秘密,而是个体经验在文本中的重生。你的经历与我不同,你的故事也不是我的故事,但是人生总有相似的地方,人的心里总有相似的情感,或者也曾经历相似的场景。当你读诗的时候,内心里同样也会有呼应和共鸣。

事实上,诗人去过的茶吧可能我们也去过,他发呆冥想的状态可能我们也曾经历过。发生在茶吧里的那场相遇,让人不自觉地想起施蛰存先生的《梅雨之夕》;而读到“在我打开门的那个早上,送奶人/将它同牛奶一起,送还给我。/我们互道早安”,我们眼前仿佛开了一扇窗,看见什么,看见多少,因人而异,用它来形容作者和读者的关系,当真是太妙了,只是很难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描述。

每首诗都有开头,一如武学套路的“起手式”。在很多人的概念里,起手式只是客套礼数,临敌时毫无用处,不过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侠小说《碧血剑》里借袁承志对刘培生的指点,反驳了这一观